

古今說部叢書

第九集

古今說部叢書

目錄

小 本 小 說

倫理
小說

美洲
童子

萬里尋親記 一冊一角

義俠
小說

雙鴛侶 一冊一角

冒險
小說

金銀島 一冊一角

社會
小說

老殘游記 二冊三角

偵探
小說

白巾人 二冊二角

社會
小說

白頭少年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車中毒針 一冊一角

社會
小說

蘆花餘孽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七醫士案 一冊一角

言情
小說

媒孽奇談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寶石城 一冊一角

滑稽
小說

旅行述異 二冊三角

偵探
小說

雙指印 一冊一角

滑稽
小說

化身奇談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指環黨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桑伯勒包探案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毒藥罇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多那文包探案 一冊一角

警世
小說

一束緣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圓室案 一冊一角

南行日記序

昔琴溪子爲身毒之游余適在香港相見於天南遯窟余曰吾子何爲作此行哉非當事者欲杜印商販售鴉片之弊思籌善策而爲此探本溯源之舉歟琴溪子聞言矍然若訝余之先知者余曰此姑以意度之耳前年權使俊星東慮鴉片漏稅之多擬設法杜絕而下詢於芻蕘余會上書港督燕臬斯請於香港印度設立稽查所記其出入之數至於販售各處亦須由公所設棧存儲凡不登簿藉不由公所者卽目爲私沒入充公法未有善於此者特不知能否行之耳爰出示嚆昔所議琴溪子爲之首肯余維印度一隅爲佛教所自始聲明文物甲於西土晉法顯唐元奘元邱處機之所曾游歷咸有記載詳畧互殊余向至英土道經錫蘭釋迦牟尼所產處也所遺巨人足跡尙可髣髴山中猶有寺刹僧衆惟所藏涅槃眞體及舍利子則未之見也曾觀其貝葉梵經所衣袈裟法服無殊中土紅教黃教之徒尙有留遺者見人則合掌乞布施所誦同梵音聞其經旨則茫然也錫蘭土民蠢焉如鹿豕慧光熒淨土穢而異族乘茲矣如來所謂象教三千年而滅者其將應於斯歟吾子往哉按其圖經讀其紀述問

所謂婆羅門遣派果尙有存焉者乎琴溪子既歸示余以南行日記披覽未終拍案叫絕曰快哉遊也班生此行無異登仙矣余維印度幅員廣斥峰巒環繞河水滌洞高原數千里皆腴壤也大嶺則有雪山巨浸則有恒河誠可埒江淮河漢而五參泰華恒嵩衡而六矣琴溪子皆得深歷其境日擊而躬親亦足以豪矣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庶幾無負平生平琴溪子志在千秋心雄萬夫少時卽渡遼海旅析津負笈而從名師又復隨星輶東邁居日本者兩年今又有此役所行奚啻萬里哉至其胸中包秉靈槩涕淚無端有時抑鬱哀怨有時慷慨激昂憤無所舒發洩之於詩歌記中諸作悲感淋漓奔放雄壯具見英豪氣概烈士襟懷焉嗚呼琴溪子年盛意銳方求大有爲於世以一展其生平所抱負豈僅玩覽山川雕琢文字聊以自娛也哉即有所作亦以見寄託所存焉耳非欲爲詩人也然藏鳳一毛窺豹一斑亦可知已平生所讀想不止萬卷而已也卽其辨析恒河源流可訂海國圖志之謬紀載元代苗裔割據可補元史之闕亦有裨於學問者余卽命鈔胥繕寫副本藏之行篋今冬遇琴溪子於滬上哀其箸述擬付手民余出此編特加讐校勸其并刊以問世琴溪請弁一

言卽錄此爲緣起序云乎哉庚寅季冬醉司命日天南遯叟王韜識於淞北寄廬

南行日記自序

風波之民天吳氏將適南冥詔其侶赤松子而別之曰昔蒙叟有言鯤化爲鵬翼若垂天之雲絕虹霓負蒼天將以圖南而鳩與鷯惆猶然笑之夫巨細之不同志趣實判彼鳩與蜩者以卑棲之適笑高舉之勞容詎知若蟪蛄與螟且方以蚊睫爲安不更有以誚其後耶吾惑此有類徑庭惟子決之赤松曰噫嘻甚矣哉蒙叟之惑也子復疑之是重惑也吾將何以迪子無已請悉數而俟擇焉子獨不見夫日月乎晝夜是分東西背馳是或日以爲是者月必以爲非者也月以爲美者日且以爲惡者也又不見夫山川乎高岳峙雲深壑及泉或動而流或靜而巖東山之高西谷之卑此天成也乃山川各挾一高卑之見而弗容相假匪第日月山川然也惟民亦有之南人陋北吳風獷楚彼豈獨囿于高卑大小哉惟自是其是相非以非滔滔焉卒莫能定以至斯也雖然庸詎知彼自大其大者之非小乎庸詎知彼自小其小者之非大乎彼自是其是者之果是乎抑彼相非以非者之果非乎彼鯤也者旣已鯤矣乃自非其鯤化而爲鵬鵬則大矣而鯤詎小焉耶又陋視北冥改而圖南北果非矣而南果是焉耶是非之

莫決大小之無據則何怪乎鸞蜩之爲彼其誚也蓋自詔也今吾子固事道者也不自大其大不相非以非任天而邀適興以歸神超乎鴻濛而心游乎萬化之先雖東西南北將無之而無弗之也則鵬也且將望而竄然自却其翅又何蜩鳩之足來相譏哉天吳氏笑曰辯哉斯詞其荒唐河漢而無極乎雖然微子言無以發吾胸中之奇概也願述之爲別而卽以當自序之弁言時紀元辛巳夏五朔旦

南行日記

涇縣 吳廣霈 瀚濤甫著

光緒七年辛巳六月客津門。寓馬眉叔觀察家。時徐進齋師將隨鄭玉軒觀察持節美洲。玉軒年伯見余論時事文。大加獎譽。比之陳同甫。以余曾師徐學洋務。力薦于周玉山觀察。余志在出洋。固辭不就。適眉叔以奉合肥相國命。有事南洋。邀余同往。慨然許之。遂定於本月二十四日啟行。是日徐進齋師朱靜山觀察皆來送行。坐談良久。晚餐後十點鐘。上怡和新南陞船。一點鐘開輪。天陰微雨。展簾酣睡。隨行二僕一西人。

廿五日。舟中晨興。陰。船已於已刻抵大沽口。停輪待潮。大雨時至。午刻天霽潮生。啟輪出口。雲日晶瑩。水天一色。清風習習。然來暑氛却掃。不復知時令正伏中也。晚隱隱見塔燈。知距燕臺不遠。

廿六日晨起。晴。六點鐘抵燕臺。以萬壽節停關。須次日開。艤舟無事。偕眉叔登岸閒步。至津關稅務司德瑾璘處小坐。晤鎮北統帶官劉步蟾。同乘舢板回舟。午食後登舵樓平眺。芝罘一帶峰巒歷歷。如在指顧。慨然想秦皇雄才盛畧。刻

石紀功。曾幾何時。山川仍舊。而劍履全非。孤嶼荒涼。沉淪雲水。即驕諛片石。未知尙在人間否。念及此。輒爲之扣楫雄嘯。暗鳴不已。晚劉君邀集合順洋行小飲。酒罷回舟。

廿七日晨。暝。俄四山雲合。大雨如注。舵樓不可復坐。偃臥舟中。把卷吟哦而已。午時天色放晴。偕眉叔至鎮南兵船。晤洋員哥加旋登岸。訪洋員漢納根。其人甚粗豪。少知漢語。中國用之監築旅順口炮臺。尋至鎮北兵船。答拜劉君子香。子香閩人。船政前學堂學生。性情仇爽。貌亦魁梧。兵船管駕官傑出者也。下午展輪。陰霾恐霧。舟指大洋。山島不可復見。望海偶成三絕。錄之。滿眼頑雲挾不開。天風噴雨海東來。玉龍倒吸滄溟水。欲浣狂奴八斗才。(其一)笑指芝罘數點山。頹然片石海雲間。沙邱十日輶轅臭。採藥千年人未還。(其二)宿霧蒼騰晚不收。蒼茫落日海東頭。櫓槍未掃風波闊。(時彗星近紫微)孤劍無言倚舵樓。(其三)

廿八日。舟次齊海古積洋。晴。俄至黑水洋。東南風大起。舟搖簸殊甚。余高臥不食。頗爲眉叔所擲揄。然壯心殊不挫也。

廿九日。舟中晨興。晴。東南風猶盛。已見清水。知距余山不遠。申初至黃水。舟過余山。風濤頓平。余鼓腹而遊。仰天而歌。心胸一快。晚刻收吳淞口。西北雲電。舉頭望彗星。約在極星上四五度。光歛不盈尺矣。閒眺間。忽一小蓬船橫掠船首而過。被觸沉溺。船爲畧停。旋見無呼救者。遂啟輪矣。余心惻然不怡。夜二鼓抵虹口上岸。寓三洋涇橋客棧。

三十日。寓中晨興。晴。遂往申報館訪錢昕伯。晤之。暢談別來事。邀昕伯赴福興園小飲。昕伯以事冗辭。乃已。回寓午餐後。暴雨俄霽。有少年翩然款關。不識伊誰。問之。則姚生賦秋。眉叔之舊雨也。揖坐與之言。吐詞蘊藉。曾無俗韻。三四語後。遽把余案頭所置劍華堂詩錄。逐首高吟。擊節不已。亦一快事也。俄眉叔歸。小坐。賦秋別去。余遂偕眉叔至福興園。招昕伯至。三人共飲。譚笑甚歡。俗塵中一雅集也。

七月初一日。寓中晨興。晴。眉叔旋泗涇省親。余獨坐無事。仍至申報館訪昕伯。快談。并晤張筱軒。亦館中執筆者也。尋約昕伯筱軒。至聚豐園午餐。食已。回至館中。昕伯剖三白瓜共食之。煩暑頓解。已回寓小眠。姚賦秋復來小坐。聞衛叔

子已自東瀛歸。偕訪之。叔子正臥病百尺樓上。不得晤。賦秋爲余言。此間有一老名士李芋仙者。君願見之乎。余久耳李名。爲之欣躍。輒往叩關。一揖後解衣縱譚。如舊相識。賦秋極稱歎余詩。李見余扇頭自書望海三絕。又驚賦秋言。遽向余拜倒。狂態可掬。然其愛才服善之雅量。殆近今百年來所罕覩也。時李正飯。余與賦秋競邀其赴福興園飲。李遂投筯而行。至福興園樓。傾觴縱飲。極道景慕之久。遇合之奇。濡首抵掌。極盡一時之豪興。酒罷夜已深矣。約以明日相見於楊柳樓臺。回寓後眉叔亦於十點鐘時自家返滬。

初二日。滬濱寓中晨興。晴。封發公事畢。賦秋來同往。約李芋仙登楊柳樓臺。大道之旁。垂楊數十株。成行排列。高枝拂天。柔絲貼地。綠影扶蘇。中有樓一椽。小雖容膝。涼可鎮心。隨園裔孫袁君翔甫之所創也。四壁題箋殆滿。皆近今詩人。大手筆。余固陋莫敢贊一詞。惟抗聲高誦。音入雲表而已。忽雷聲殷殷然來。似相唱答。則馬車樓下過也。賦秋亦斯樓之主。欲少製盤飧。就此同酌。芋仙執不可。託言隘小。實則座有俗客故也。其嫉惡如此。潦倒亦復何怪。無已同就一小酒家飲。飲已散去。回寓小坐。芋仙復來訪。讀余五古數十首。拍手叫絕。復。脉以

劍華堂散文。尤爲驚賞。道途邂逅得此。知已良足奇也。李出詩箋爲贈。書七律二章。軒逸不羣。余卽援筆於白面立和之。其二解衣投轄對雲虹。六月相逢酒市中。早有文章抵卿相。祇應君操是英雄。美人才子精靈合。大筆長袍意氣同。濡首誓拚三日飲。唾壺敲缺劍芒紅。其二風塵笑口爲君開。慷慨臨淮酒百杯。獨醒獨清遺世立。不衫不履逼人來。長鞭躍馬過屠市。禿袖褰鷹上嘯臺。借得珊瑚竿七尺。相期垂釣向蓬萊。書畢日已晏矣。攜手偕出。過聚豐園。適酒人有識芋仙者。李遽把余臂闖然入。座客皆驚起。酌大罍相勸。余謝不能。須臾李酡然矣。遂登車散歸。

初三日寓中晨興。晴。以眉叔定於明日登舟。摒擋行李。赴市買雜物。偶與龔竹生遇。道旁握手。喜出意外。堅訂午後至渭園啜茗。諾之。尋至听伯處。賦秋踵至。眉叔亦來。遂偕听伯。賦秋。眉叔四人。同至福興園飲。賦秋作東道主。爲眉叔暨余餞行。飲罷散別。余赴竹生約於渭園。竹生固邀余至其親串鄭鶴汀處。借地暢飲。坐甫定。有叩門者。則芋老招飲之伴也。作字報之。席罷乃至芋老所。同飲甚歡。賦秋亦在座焉。

初四日。寓中晨起。晴。至佛照樓訪竹生。則謁客未歸。其姪秋孫在焉。遂與小坐。忽聞芋仙聲。則在間壁朱君室中。因過朱室與談。晤一客劉君仲康。與眉叔兄少良有舊。朱君進菊花茗。切綠沉瓜待客。有頃客去。竹生歸。余遂拉竹生芋仙秋孫及朱君同集聚豐小飲。復招昕伯及筱軒來。昕伯贈余王紫詮蘅華館詩錄二冊。芋仙極賞之。因用轉贈。飲畢。竹生秋孫散去。余與芋仙同至昕伯處。眉叔亦在。少坐。劉君仲康囑賦秋來招眉叔及余。固辭不獲。已赴焉。時日色尙早。眉叔偕賦秋候西友。余遂與劉君仲康李君芋仙朱君某同乘馬車出郊馳騁。流水游龍。夕陽人影。芋仙共余同車。輒誦其舊作怒馬一鞭開笑口之句。相與掀髯攘臂狂笑。無不可也。既而日落車廻。眉叔亦集。解衣圍坐。拇戰暢飲。陽關一曲。黯然魂銷矣。一鼓下。謝別劉李諸君。回寓檢點。賦秋偕送至寓所。依依不忍別。欲送登舟。固辭乃已。余偕眉叔登英國公司船。小坐卽眠。子初啟輪出吳淞口。

初五日。浙海舟中晨興。晴。登樓一眺。薰風南至。披襟當之。炎熇如洗。島嶼連綿不絕。海水忽判青黃二色。蓋舟過錢塘江口矣。午後東風轉勁。余手太白詩高。

咏眉叔繙閱西人論鴉片書。因與余論及鴉片。自入我中國以來。遺禍甚烈。糜財更廣。今種之不許。禁之未能。數百萬金錢。日流入於印度。漏卮伊胡底也。言次同爲慨然。

初六日。舟中晨興。晴。出艙一視。水天鏡平。波紋映日。皆作綠色。羣島已稀。隱見一山。長亘如眉。蓋近福州界也。余自念讀書十年。功名未立。然齒僅三九。足跡已踰數萬里。既游東海。復泛南溟。頗不負蓬矢四方之志。豪興中來。叩舷而歌。得渡海四律。其一。萬里滄溟一夜開。雙輪激水轉殷雷。森森島岫排雲出。獵獵天風捲地來。獨向空蒼摩混沌。欲從造化問元胎。浮溫粟粒功名小。到底難銷是霸才。其二。笑植龍泉倚舵樓。遠山如髮送飛舟。朝遊碣石搖瓊管。暮醉天池倒玉甌。日月無私雙跳盪。風雲有意一勾留。伏波橫海須臾事。李廣何庸恨不侯。其三。兒時夢得乘槎句。兩泛滄瀛定有因。欲把風波礪忠信。敢爲霖雨惜艱辛。塵襟滌盡精光發。俠骨銷磨意氣馴。只此釣璜心法在。何勞渭水更張鈞。其四。相思迢遞落南天。指遞叟爲有詩人臥碧烟。蘇軾投荒猶續學。盧敖入海已忘年。五洲大局羅胸際。萬里歸心落照邊。晚節知卿多怨艾。一回

相見一回憐。(末章有懷天南遯叟而發也)

初七日。閩海舟中晨興。晴風平水急。船逆流行。搖蕩異常。遠望風帆葉葉。漁舟無數。遙山縈碧。已過汕頭。晚十一點鐘。舟抵香港進口。夜色蒼黑。形勢莫辨。惟見高山當面。平岫四環。山腰至海岸。燈火千百點。層層鱗列。如繁星瑩徹。因歎中外未通之日。此港一坏荒島。十丈蠻烟。蠻戶之所經。蛟龍之所窟。蒼涼寂寞。誰與問津。乃異族東來。鑿山通道。遂造屋開市。險者夷之。樸者華之一轉瞬間。遂成中西第一關津。華夷第一巨埠。斯固亦山靈所不及料。然南洋鎖鑰。片島攸關。我得之可以自固藩籬。彼得之即可以抗我喉嚨。彼萬里叩關。談何容易。既得此島。則南洋之險在彼。而不在我。良以當我戶庭。扼我要害。彼可以搯我不出。我不能拒彼不入也。讀臥榻酣睡之言。幾欲問天一哭。誰滋他族。實偪處此。黷貨遺害。其肉安足食哉。擊楫有聲。雙淚俱下矣。香港距粵省海口二百六十里。日有輪舶往來。惜無一暇一遊。

初八日。舟中晨興。檢點行囊。偕眉叔登陸。眉叔往拜法國駐港領事。余首先問中環街百步梯所在。急欲與王紫詮兄一晤。東瀛回首。別二年矣。已乘輿至百

步梯訪至日報館。時當侵晨。紫詮未至。晤其同事洪幹甫。遂手書數行。以速其駕。俄頃紫詮狂呼而入。握手驚喜。皆出望外。詢我所居。則答以舍館尙未定也。紫詮欣訝不已。有頃眉叔亦至。云已定寓香港客店。余先與之期於是也。紫詮遂小製盤殮。呼樽留飲於其天南遯窟中。樓高百尺。極目烟波。遙天雲物。盡入杯罍。奇人奇境。一時交值。能勿快哉。相與抵掌雄談。立傾巨爵。飯已獲觀其藏書。延壁作櫺。上椽下板。皮架殆滿。頗有異本。且多海外秘笈。遐陬逸史。爲中國文人博士。皓首所未覩者。遯叟乃獨得而寢饋之。著作之富。曷足爲怪。千秋慧業。定於斯矣。飲罷呼飯。余微醺矣。遂別紫詮。偕眉叔至客館卸裝。初九日。香港寓中晨起。俄而天霽。紫詮來訪。坐談良久。徐詢眉叔以何事蒞此。眉叔方含糊未對。紫詮直曰。非爲某事來耶。余客茲久。粗得梗概。忝在知己。列何不問我。眉叔見渠已知。遂不復隱。并細詰之。紫詮徐爲節剖縷陳。朗若列眉。因共服其高見。始知豪傑所見。自異庸流。香海羣蠻。列僧中得此人焉。山川爲之壯色矣。晚遂同赴馥興居飲。紫詮爲余等洗塵。作東道主焉。初十日。寓中晨起。眉叔赴公所。見香港總督燕臬斯。香港既歸英轄。彼國遂設